



曹文轩儿童文学获奖作品

鱼 鹰

曹文轩◎著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鱼 鹰

曹文轩儿童文学获奖作品

曹文轩
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鱼鹰 / 曹文轩著. — 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9
(曹文轩儿童文学获奖作品)
ISBN 978-7-5397-7461-9

I. ①鱼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68358号

CAO WENXUAN ERTONG WENXUE HUOJIANG ZUOPIN YUYING

曹文轩儿童文学获奖作品·鱼鹰

曹文轩 著

出版人: 张克文 总策划: 上海采芹人文化 策划统筹: 王慧敏 阮征
责任编辑: 宣晓凤 宋丽玲 责任校对: 冯劲松 特约编辑: 魏舒婷 王永强
插画绘制: 国王插画 责任印制: 田航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1984@163.com

新浪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ahsechs>

腾讯官方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anhuisaonianer> (QQ: 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 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551) 63533521 (办公室) 63533531 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8.25 插页: 16 字数: 148千字

版次: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7461-9

定价: 1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我的小说标准很简单：

它不是诗，

但却应当具有诗性。

诗性意味着向善、向美。

我愿意我的作品永远具有诗性。

作者简介

曹文轩，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。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北京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《三角地》《红葫芦》《甜橙树》等，长篇小说《山羊不吃天堂草》《草房子》《红瓦》《根鸟》《细米》《青铜葵花》以及“大王书”系列、“丁丁当当”系列和“我的儿子皮卡”系列等。其中《红瓦》《草房子》《根鸟》《细米》《天瓢》《青铜葵花》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分别被译为英、法、德、日、韩等文字。获省部级学术奖、文学奖四十余种，其中包括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、国家图书奖、“五个一工程”优秀作品奖、中国图书奖、宋庆龄儿童文学金奖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冰心文学奖大奖、金鸡奖最佳编剧奖、中国电影华表奖、德黑兰国际电影节“金蝴蝶”奖等。2014年1月，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成立，同时设立“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”。

关于我的作品（代序）

曹文轩

我的作品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？有时，我会追问。

我知道，我的作品就是我的作品，是一种与时下流行的或不流行的作品都不太一样的作品。我从写作的那一天开始，就基本上维持着这样一种写作，不是没有变化，但无论怎样变，也还是我的作品，始终没有因变化而变得判若两者。一晃过去了那么多年，长长短短的写了那么多篇（部），将它们聚拢在一起时，怎么看，都是一家子，一个家族，一个血统，没有一篇（部）会让人起疑心：它是这个家族的吗？个别作品也许看上去有点儿不太像，但若文学上也有基因认定，得出的结论一定是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……是这个家族的。

事实上，我在写作上一直在寻求突破，但这种突破是在坚持一种基本美学原则的前提下的突破，是在同一体制内的突破，而不是颠覆性的、革命性的突破，一切都可以改变，唯独血统是不可改变的。我始终在维持这个家族的尊严，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轻视更未蔑视过这个

血统，我需要做的就是让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一个个都是好样的。

我是一个逆行者，我的作品也是逆行者。在随风飘逝和逆风飞扬这两种风采之间，我更喜欢后者。小时候撑船，就喜欢逆流而上，弯下身子，将竹篙绷得像张弓，听浪头撞击船头噗噜噗噜地响，很兴奋。遇大风天气，一样喜欢顶风前行。身体前倾，衣服鼓胀，或像旗帜一样哗啦哗啦地响，风扑打在脸上，麻酥酥的，也很兴奋。岁月如流如风，还是童年时代落下的脾气，喜欢迎着人流而不喜欢被人流裹挟。这些年，我在写作上没有东张西望，没有随大流，选择的常常是站住或是逆行，我并不认为只有前方才有好风景。我取这样的姿态，源于我对文学基本面的认同。文学确实在变，但怎么变，它还是文学，总不可以变得不是文学。基本面是恒定的，不会改变的，改变的仅仅是它的形式。我们可以寻觅，但基本面是不用寻觅的，它就在那儿，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在那儿了。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它，我不能离开它，哪怕是片刻。它是我必须坚守的山头、阵地、城堡。我在它之上，看到了滚滚风尘，在孤独中也有一番骄傲：人们终将回来，因为前面什么也没有。

我自然也有前方，却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前方。

我愿意我的作品永远具有诗性。我的小说标准很简

单：它不是诗，但应当具有诗性。与诗性相关的词有“意境”“气韵”“情调”“雅兴”等。我喜欢在小说中有这样一些东西。不是有意为之，而是自然而然的贯注。我只有在这样的感觉中才可以写作。小说的思维，归根结底是诗的思维。既然具有诗性，那么小说就不再是对生活的简单模拟。因为生活常常是灰色的，缺乏诗性的。小说是为了人们可以超越生活，在博大的人文关怀中，使阅读者得到精神上的升华。小说不可以用它的全部去模仿生活，应当用相当大的一部分来引导生活，让生活来模仿它，而这部分小说理所当然要具有诗性。诗性是一种高度，一种境界，人类一旦完全失去了诗性，就等于回到了蛮荒，好在文学一直在向人类提供这种诗性。

诗性意味着向善、向美。

我不想用小说去展示来自生活的恶和丑，更不会用小说去强化恶和丑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诗性也是一种对抗，对生活的对抗。我以为，小说的真正深刻，并不是来自对生活实相的摹写，而是来自对生活的对抗。这种对抗，可以是剑拔弩张的，也可以是另一种策略：用神圣、典雅、高尚、悲悯、宽容等加以净化、改造和呼唤。我让我的作品在更多的时候选择了后者，因为我更相信后者的力量。

目录 Contents



我的儿子皮卡	1
命大	3
夜啼郎	18
谁将离开北京	40
南方	50
尖叫	62
蜻蜓	91
大戏	112
一个人的夜晚	127
丢在路上的魂	150
红辣椒	187
鱼鹰	219
牛桩	233
古堡	251



我的儿子皮卡

我的儿子皮卡



皮卡带着愤怒降生到了这个世界，他用永不停歇的哭声来进行抗议。在一大家人的细心呵护下，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逐渐长大，他喜欢尖叫，喜欢迷路，喜欢种种别人无法理解的事物。到底还有多少稀奇古怪的爱好等着这个小家伙去发掘呢？

“我的儿子皮卡”系列为曹文轩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，于2009年首次出版。

《我的儿子皮卡》获奖记录

2010年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

2011年 入选“三个一百”原创出版工程

命 大

皮卡很生气，他不愿出世，是完全有理由的。

本来，爸爸和妈妈并没有打算创造孩子，因为爸爸先前有过一次婚姻，那次婚姻在一个深秋的下午宣告彻底结束，但留下了非常了不起的成果：为这个世界创造了一个叫皮达的男孩。这个英俊的男孩由爸爸搀着他的小手，直接被带入了爸爸的第二次婚姻。事情的结果让全世界为之祝福：皮达与他的后妈相处极其融洽，无论是家人还是外人，都看不出皮达并非是皮卡的妈妈所亲生——皮卡的妈妈完全将皮达当成自己的骨肉，万分疼爱，并且从来也没有想过再要一个由她自己亲自生下的孩子。

一家三口，十分幸福。

除了他们实在无法待在一起的时间，其余时间，

他们总是待在一起。一起逛马路，一起出门远行，一起看电影，仿佛谁也离不开谁。

妈妈怀上皮卡，纯属偶然。包括妈妈在内，没有一个人会想到皮卡不声不响地、悄悄地开始了他生命的旅程。

妈妈有呕吐的感觉，一些指标也很不正常，去医院检查了一通，医生的判断十分明确：肝炎。

于是，全家人开始小心翼翼地隔离：碗筷分开、被褥分开，一切都分开。即便这样，碗筷还要天天煮沸三十分钟，被褥天天放到太阳下面去暴晒。一家人在散步时，妈妈总是与爸爸和皮达——特别是与皮达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生怕传染给他。

妈妈开始吃药——不幸中的万幸，妈妈吃的都是没有副作用的中药。要是吃了西药，就糟糕了，也许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一个叫皮卡的男孩子了，即使有，也不会是这样一个充满活力（整天像拧紧了发条的玩具）、聪明过人（所有的人都说他“聪明绝顶”）的男孩，也许是一个只知道冲人傻笑或翻白眼的傻子。

一剂一剂的中药，并没有使妈妈的“病情”有所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，吃什么吐什么，恨不能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，人一天一天地消瘦，眼窝越来越深。

眼见着妈妈的“病情”越来越严重，爸爸建议妈妈换一家医院再看看。妈妈同意了。这家医院的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：妈妈怀孕了！

当爸爸妈妈最终搞明白妈妈的身体不适，全是因为怀上孩子时，皮卡作为生命，已经在妈妈的身体里待了整整四个月了！

要还是不要？

妈妈没有说不要，但妈妈说：“我们已经有皮达了。”

爸爸不吭声。

两天后的一个傍晚，妈妈站在窗口，看着皮达背着书包，手抓一根树枝，一边劈劈杀杀、抽抽打打地玩耍，一边往回走时，一下子做出决定：不要！

晚上上了床，熄了灯，妈妈对爸爸说：“还是不要吧。”

爸爸还是不吭声。

“要吗？”妈妈问。

“还是要吧。”

“.....”

“你不需要吗？”爸爸问。

“.....”

“那就要吧。”爸爸说。

皮达的房间门对着爸爸妈妈的房间门，门开着。

黑暗里传来了皮达一串含含糊糊、东拉西扯的梦话。

妈妈笑了，爸爸也笑了。

笑了一会儿，妈妈说：“还是不要吧。”

这样反反复复地到了后半夜，爸爸妈妈终于做出了决定：不要！

妈妈含着眼泪，用斩钉截铁、不可调和的口气强调了这一决定：“不要！”

可就在他们毅然决然地将要实施行动的前夕，住在遥远的乡下的奶奶，带着爷爷以及大姑、二姑、三姑、四姑的一致意见，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北京，一进门，就把爸爸妈妈骂了一个狗血喷头。“就知道胡说八道！好好的一个孩子说不要就不要了，就不怕响雷打头！”奶奶说，“要！”

爸爸妈妈又犹豫了。其实，他们正想听到一个与他们的决定完全相反的意见呢！他们的心又活动了，但嘴上还是在说：“不要吧。”“不要是一个好的决定。”“能要吗？”“不能要。”“还要一个孩子干什么呢？”“是啊，不是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吗？有皮达啊！多好的皮达！”……

这时，外公外婆也从遥远的西北城市西安赶到了北京，对爸爸妈妈又是劝说，又是发火，又是声情并茂地描绘有两个孩子的种种好处：“两个孩子好！一只羊是放，一群羊也是放；一个孩子是带，两个孩子也是带！别人家想生两个还不行呢！一大一小，多好！大的带小的，小的跟大的，大的小的，两个都比别的孩子多增添了一份情感。现在只生一个，没哥哥、没弟弟、没姐姐、没妹妹，感情多单调！还是两个好！”

奶奶说：“当然两个好！乡下养小猪，还捉两头回来呢！一头不好养，两头抢食，养得膘肥肉壮的！”

一家人都笑了。

那么，到底是要还是不要？

爸爸看着妈妈，妈妈看着爸爸。

爸爸想了想，说：“我看这样，由皮达来决定吧。”

当奶奶把妈妈怀孕的事向皮达刚讲完，还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时，他就叫了起来：“太好了！”

“要还是不要呢？”

“要！”

奶奶说：“好，皮达说要。”

“那就要吧。”外公外婆说，“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？”

“有谁说不要吗？”皮达不解地问。

爸爸说：“没有。”

妈妈说：“没有。”

“傻瓜才说不要呢。”皮达说。

一家人都笑。

他们问皮达是想要一个小妹妹还是想要一个小弟弟，皮达想了想说：“最好既有一个小妹妹，又有一个小弟弟。”

爸爸说：“那我们得卖房子了，卖了房子才能养活你们。”

奶奶说：“如果是一个孙女，更好！”

外公外婆说：“如果有外孙女，当然是最理想不过的了。”

爸爸和妈妈也希望是一个女孩：女孩乖巧、听话、愿意跟大人谈话、黏人、好带。

这样，从那一天起，一家人开始了等待——等待一个孩子的降临。

爸爸妈妈在等待中，渐渐地将等待一个孩子演变成了等待一个女孩子。仿佛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似的。他们处心积虑地给这个小女孩准备下了十多个名字，都是难得的好名字（日后，爸爸差不多把这些名字都